



「吸、吸、吸，用力吸！」一陣刺鼻的乙醚味竄入噙張的鼻翼，鑽入毛孔，嗆得我難耐得咳起來。上頭繼續灌入，我覺得腦漿在蠕動，奮力張目，潘醫師和護士小姐的臉龐開始扭曲旋轉，耳朵傳來「咻、咻」的聲音，愈拉愈長，餘音曳成嚙嚙回聲，漸嚙漸大……無影燈繞起圈來，地板浮動，白牆在旋……愈旋愈快，形成漩渦，我無助地被吸入渦心，天旋地轉，不禁敞開喉嚨大喊，沒有聲音迸出……朦朧中，感覺腿被拉起、扭曲……

這是我去年暑假第三次爲了腿，進開刀房。前兩回手術，無聲無嗅，一點也不起效果，只在大腿留下兩道難看的刀疤。從小至今，爲了治療小兒麻痺後遺症，跑遍台灣南北，甚至遠赴笈東瀛。看過無數中西名醫，吃過無數漢藥符水，燒遍一炷又一炷香，下肢，還是兀自的消瘦，無助的軟弱。但是，每當聽說某地有名醫，心理又燃起希望，就這樣，我又抱著姑妄一試的心理，前往中壢一私立醫院，接受整型矯治。

潘醫師曾師事過嘉義某郎中，佐以其西醫知識，以「土洋結合」、「中西合併」之法，不用動刀，以拉筋扭骨來矯正，據謂曾令許多在地上爬行多年的患者，立而能走。

手術房一番折騰後，我整條腿被墊以厚鐵板，上厚縛層層綳帶固定之，動彈不得。一入病房，就有病友多人，一湧而上，俱爲小孩，問長問短。一個胖嘟嘟，理著小平頭，戴一付大眼鏡，約莫十來歲的小男孩，毛遂自薦：「我是這裡的老病人，已來第二次了，人家都叫我『馬達』，大概因爲我太會吵的緣故，有事請叫我……頭一兩天會很痛，忍耐點……。」在麻醉藥力漸褪，痛感逐漸加劇之時，他們給了我無限溫暖。

第一夜不知怎麼熬過的，酸痛由膝蓋直攻入心，骨髓好似被白蟻啃噬，酸麻難忍，又被緊緊裹住，動彈不得。窗櫺透入第一道曙光時，我昏沉的意志已近崩潰，淚水不知在眼眶裡打轉了多久。再痛，也不願叫出聲來，怕吵醒

了以草席席地伴我的媽。當時想，天！就這樣，我起碼要呆一個月，忍得住嗎？

一週過後，總共睡不到十個鐘頭，原本就清瘦，現在越發有「骨氣」了。手術後筋肉直接之痛已趨緩和，但是，繼之而起的是，長期僵直，所造成的酸麻漲痛。血循不良，腳趾發青水腫，綑帶纏得老緊，陷入肉內，如孫悟空頭頂之金箍，愈壓愈深，愈深愈痛。再加上七月溽暑，內烘外炙，溽溽汗下，透氣無由，痲子叢生，形成又腫、又酸、又麻、又癢、又痛的難忘滋味。

「馬達」整日「串門子」，笑口常開，又喜惡作劇，有他處，空氣的對流彷彿也增快了。他喜和護士撒嬌、搗蛋，與醫院上下打成一片。

病房內全是相同的病童，玩在一起，笑聲不斷，沖淡了膠着的病氣，卻解不開我深鎖的眉頭。我也不想過陰霾密佈的日子，但是腳的牽連，使我一向覺得萬里晴空離我好遠好遠。

我望著這群也是拖著笨重腳架，卻仍蹦蹦跳跳，常在嘴上插一朵歡笑之花的小孩子們，感到大惑不解。孩子們，是否由於你們涉世未深，不知鐵鞋之沉重？是否你們仍飽經呵護，不知將來掙扎之苦痛？

一晚「馬達」等人繞我床邊談笑，後竟搔癢逗我，令我笑不可仰，抓他們又抓不著。玩罷，「馬達」以毛巾輕覆我額，蓋住我眼，說不再吵你了，你早點睡吧。黑暗中，我覺得眾人悄然離去。半晌，正欲沉入夢鄉，又有人搔我癢，我心想，「馬達」，又是你這小搗蛋，這回可不放過你。伸手一攔，抓住一隻手，蠻纖細的，心正覺得奇怪，周圍已一陣閃閃。拉開毛巾，定睛一看，老天，竟是護士陳小姐的手，我由耳根一直紅到屁股。活這麼大了，還是第一次接觸到女孩的手，而且抓得像拚命二郎似的，亂不好意思的。歉窘之餘，發覺又是「馬達」一手安排的惡作劇，只得沒好氣地漫罵數句……

經此一鬧，我和小鬼們更熱絡了，也和陳小姐打破隔閡，攀談起來。一談投機，幾乎拜她為乾姊。她還不時鼓勵、開導我，並拿一大堆她的報章剪貼讓我瀏覽解悶。周遭人以權笑的金箭，不時射向我。我逐漸被感染，

加入了他們的行列。注意力不集中於病痛，日子好過多了。

一位姓郭的國中二年級病童，大家叫他「鍋蓋」，暑假一過，就要進入昏天黑地的三年級，聯考壓力已至，不免緊張。當他知道我是醫學院學生時，面露欣羨之色。我也不免「自我陶醉」起來，同時常常勉勵他，指導他功課。

另有一位小時由於醫生打針不慎，打到臀部神經，而造成行走障礙的小孩，是病房內唯一非小兒麻痺症患者，走起路來歪扭吃力，如要他命。令我心中陡生警惕之心，將來行醫時能不小心嗎？一針下去，竟毀了一個孩子的半生，要多慎重，多小心啊！

我入院二週後，有一個年已十歲，腦袋瓜大大的，長著兩顆大暴牙，一臉狡黠的小孩甫入院進行手術。他的情況較嚴重，四肢身軀因發育不全，一如嬰孩，與頭不成比例。頭一夜，他深受每個病童受過的痛苦，難捱之時，竟像嬰兒一樣「嚶嚶」呻吟啜泣，他媽媽在一旁「小寶乖，不要哭，不要哭……」也嗚咽起來。我聽在耳裡，痛在心裡，心頭湧上一股酸楚，前次自己身受煎熬，還能強忍住淚，這回，淚竟撲簌而下，久不能抑。一個多可愛的孩子，為何要受此折磨，老天！

這個孩子，口齒伶俐，能言善辯，常出其不意迸出妙語，令人驚愕或捧腹。目睹他嬌小的身軀，你一時會以為，這樣的話出自這麼一位小娃娃之口，真不簡單。後來想想，其實他也不小了，十歲了，別的孩子正是撲蝶引蝶，追狗趕貓的大好童年，而他再聰穎的話語，能為他編織成一個值得回味的童年嗎？

孩子，人家說「不哭過長夜者，不足以語人生」，希望你我都能奮力邁向人生，雖然我們的路途較坎坷，但是我們的果實必將甜美。每一個生命，都有他莊嚴的生存意義，不管再醜，再殘，再破！鐵鞋雖重，我們的心，可以裝上翅膀啊！

醫院，是一個社會的縮影，病人加上陪伴的家屬，探望的親友，交溶了各種感情，展現了人性的多面性。父母對於罹患小兒麻痺症的孩子，若不是心中念怨，以為家醜

，時時假以顏色，就使心存愧疚，而多方補償。本病房病童的父母，多屬後者，因此溫情親情四溢，可見父母家庭、醫院兩地奔波，照顧小孩起居，任勞任怨的情形。希望不要溺愛，而養成病童依賴、孤僻、閉關自守之心理，而愛之適以害之也。

苦難的心靈原易相通的，孩子的父母熟稔得特別快，且能給予對方子女較深刻之關懷，常常互相交換醫療過程與心得。

但是亦有例外者。有一位叫「阿明」的國小六年級病童，長得黝黑粗壯，脾氣很霸，和別人合不來。他家人也帶有幾分跋扈，不太顧及別人。常來照顧他的祖母，竟譏諷其他病童走路之顛簸，訕笑他人雙腳之畸形怪樣，而以己孫病癥較輕，走路較穩而沾沾自喜。老天，如果她的寶貝乖孫沒有患病的話，她的嘴巴不知要苛到什麼地步？她的愛心，為什麼只局限在自己家庭？

一個殘障者最需要的不是同情，不是扶助，而只求人們不要動輒譏諷、排擠，給他立足的機會！

手術後一週，潘醫師開始每日一回的「踩腳」。他的理論是，不踩則筋肉抽緊，日後腳板將反板而變形。他脫下鞋子，以足弓斜對著我們的腳背，以全身之力使勁一踩一晃，一痛入心肺，還要聽到「咔嚓！」一聲才算數，否則重踩。於是「潘醫師來了！」便成爲一種夢魘，一聲警報，一陣神經顫搐。至今想起，腳板仍如觸電，餘悸猶存。「馬達」那張因痛楚緊張而扭曲，顏色慘白，鼻子眼睛嘴巴湊成一團的臉龐，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腦海。

熬過一個半月，出院的日子終於到了。打開綑帶後，老天，我簡直認不得這是自己的腿了。更瘦更小，膚色由於血行不佳，變爲赭紅，到處是微血管破裂，所造成的密密小紅斑，腳久伸未直而僵硬，稍彎即痛，還有鐵板與綑帶緊壓磨擦而造成的血痕、水泡……。不是自憐，望著這隻瘦弱的腿，我有無限的感觸。腳啊！你令我多少長夜，心靈隱隱啜泣！你令我飽受多少冷嘲熱諷！你還會造成無數阻碍橫在我眼前！但是我不會捨棄你，再壞，也是自己的，活生生的，有血有肉，我絕不會斬斷你而改裝一隻義肢的！我想起了余光中的詩：「被強姦過 染上梅毒的

中國 還是自己的中國……」

出院當天，又有新的病患進來，又有同樣的哀號傳起。這一場人與病魔之爭，要進行至幾時方休？病魔，看你作孽至幾時，我即將成爲手刃你的醫生，我即將迎頭給你痛擊！

如死罪犯，大赦出獄，看到青青天空，竟覺得有些陌生，隨而感動到氣噎。

「馬達」這一群小鬼，促使我打開胸懷，以雙臂去擁抱這個世界，接納它的美與醜，然後以信心爲肢架站起來，以樂觀進取爲動力邁開步伐。受苦的人，沒有悲觀的權利。一蹶不振，或屢仆屢起，全憑一念。他們以我爲努力課業的榜樣，我却在他們身上，尋到了生活的力量。

由於自己深受疾病之苦，將來更應多給病人關愛，多體會病人之感受。相信，我將來會是一個能聽到病人內心吶喊的醫生。

一年後，事實證明，這又是一次白受痛苦的無效手術。但是，當時只求盡心，後果如何，往往不是我們所能逆料的。一個醫生，明知這個世界有太多的病無可奈何，但是能因而撒手不管嗎？不，但求盡人事，保持一股絕不低頭之氣，奮戰不懈，最後生死成敗，往往半由上蒼定奪了。人生，亦然。

前些天，在街上碰到「馬達」，他的情況亦未改善，還是一拐一拐的。一脚拐出了蒼涼，也拐出了希望。孩子，雖然我們走得比別人慢些，我們却不曾倒下！

狄更斯在「塊肉餘生錄」中，曾假大衛之口說出：「一個人，光是有才氣，光是有美貌，光是有愛心，還是不夠。如果不夠堅韌，冬天寒風一襲，所有這些天賦將消失無形。一個人必須堅強！！One must be strong」是的，One must be strong，朋友，路正長，我們還要堅強地走下去！